

旧金山湾区革命联盟

红色文件 1

红色文献翻译

原则声明

当然，试图用寥寥数语来描述任何现存社会的言论的价值都是有限的。然而，世界革命运动已经产生了一套源于客观现实，并为政治斗争所检验过的思想。下面的基本论点包含了这些必须在我国的阶级斗争中加以具体化、深化并发展的思想的核心。它们组成了我们对于美国的革命观点的基础。

下面是我们对美国革命现状的一种简单的认识。它的最大缺点是缺乏对实现我们的目标所要采用的方法的详细理解。我们需要培养自己与他人一起完成许多紧迫任务的能力。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知道，任何时候，革命组织的纲领，都不如自觉地为人们服务；在总结工作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地反对在成员和领导中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以及组织事务中的机会主义。

我们决心这样努力。我们还请其他基本认同我们的原则，并愿意为这些原则的执行承担部分责任的人同我们一道走上斗争的道路。

现状与目标

美国的统治阶级不仅仅剥削我国的工人阶级，而且他通过一整套的帝国主义系统将其剥削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它的压迫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最为严重，在这些地方，美国的大公司在枪口下，通过超级剥削攫取暴利。当代的历史是这些地区的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现在，越南是这些斗争的焦点。明天将是巴西或泰国，南部非洲或中东。

随着世界各国人民在与美帝国主义的全球对抗中日益掌握主动，垄断资本主义解决与美国工人阶级的矛盾的能力逐渐受到限制。这为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权力奠定了基础。

因此，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军事统一战线，是美国人民的主要革命义务。统一战线的主力军和领导者必须是工人阶级。但是，这样的统一战线可以而且必须包括美国所有其他阶级和团体。他们在斗争的任何阶段都能发现自己与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对立。

由于美国统治阶级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美国革命者对世界人民负有特殊的责任。他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削弱统治阶级的一切努力对他们的斗争都有成倍的好处。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美国的革命者认识并接受这一责任。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国工人来说，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不可能的，除非通过革命者的政治工作，他们的阶级觉悟能够得到提高——这种觉悟不仅包括理解他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到的剥削，而且也要理解垄断对美国工人的剥削与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过度剥削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除此之外，劳动人民必须意识到，他们自己是打败阶级敌人——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决定性力量。

反对美帝国主义，也将为实现社会主义以后必须进行的斗争奠定基础。这一斗争将旗帜鲜明地反对这样一种趋势，即没有充分考虑提高不发达世界的生活水平，而享受合理化和不受约束的美国经济的成果。

在美国的革命斗争中，黑人是领导力量，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黑人是外来的殖民地人民，被锁链带到这个国家，分散在全国各地。黑人的土地和资源被掠夺，文化遗产被剥夺。今天的黑人被迫进入受压制的社区，被缺席的白人商业利益所剥削，被雇佣警察组成的占领军所控制和遏制。由于他们特殊的地理分布——分散在更大的其他人口中——黑人似乎极不可能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被摧毁之前赢得民族解放。

绝大多数的黑人是劳动人民。因此，虽然他们是殖民地人民，他们的直接斗争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密切相连，但他们同时也站在美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前列。最终，白人工人阶级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致命打击。

当前，争取黑人解放的斗争在革命战斗力上，超过了工人阶级反对剥削的斗争，（因而）要强调革命者必须同工人阶级联系起来，在这一联系中，日益提高对黑人群众要求的支持，日益发展同他们的共同剥削者的斗争。我们的胜利在于被剥削人民的革命团结。

我们坚信，美国工人阶级（黑人和白人）与其他阶级的盟友共同构成的绝大多数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下，将会打破现有的国家机器（事实上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建立自己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财富政权将被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推翻和取代。但仅仅摧毁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了几个世纪之后，必须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有害思想和习惯进行斗争，失败，再斗争，如此往复。不这样做，人民将放松警惕，就会把人民革命交给阶级敌人，并被以任何形式加以控制。

社会主义国家将通过剥夺垄断资本家的一切生产资料、分配资料和通讯资料;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以及所有在土地和住房上的大资产来消除对劳动的剥削。社会主义国家将实行民主的经济计划,保障每个人都有就业的权利。它将确保人民对食物、衣服、住房和教育的基本需求。它将保障被压迫国家的自决权利——如果需要,包括自治领土。

社会主义国家将压制被剥夺的垄断资本家武装反革命的企图。它还将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反对前资产阶级的一切残余和复兴,反对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习惯和制度,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或“暴力”的复辟成为不可能。社会主义国家过去 20 年的经验表明,阶级斗争并不会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结束。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积极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两个国家正在进行这种斗争,从而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还有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最近的消极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的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篡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

为此目的,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建设共产主义,我们用努力和生命来保证,并决心通过积极参加受剥削人民的直接斗争来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

1、美国社会的阶级基础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革命团体的中心理论任务是分析美国各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以及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只有这样，革命路线才能够浮现，革命政党才能有一个良好开端。

在定义和理解阶级时，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是它们如何与生产过程相关联：即，生产了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交换产品。尽管这种经济结构十分复杂，但它是所有社会结构的基础和所有社会变革的根源。要开始了解它，并使能它产生革命，第一步是要区别两个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资产阶级拥有和控制着生产资料、分配资料和通讯资料。工人阶级不拥有这些东西，因此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以换取生存所需的工资。工人创造了有价值的产品，其中一部分作为工资返还给他，其余部分作为利润被资本家拿走。这样就产生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根本的对立矛盾，因为一方的利益是，而且必然是，与另一方的利益直接对立的。除非私人所有和/或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本身灭亡，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否则这种最基本的矛盾将不会消失。

但是资产阶级本身是分裂的。我们有小公司和大公司，有小房东和大房地产公司。最大的银行和公司由几百个非常富有的家族控制：这些是垄断资本家。他们控制着美国的大部分财富，从而一直接或间接地，他们自己或通过他们的代表——有效地控制着该国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主要部分。

垄断资产阶级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但各种中小资本家的利益与垄断利益相冲突。在美国，还有许多其他的阶级阶层，例如小农场主、“独立”的专业人员、小店主，也有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

阶级分析的第一步是了解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基本阶级的对立。第二步，也是更困难的一步，是对美国社会的所有阶级和阶层进行全面的分析。了解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就可以看出它们革命发展的程度和潜力以及，它们对革命成功的相对重要性。这种理解必须来自于与某一特定阶层的人共事和斗争的丰富经验，以及对美国企业资本主义内部运作的研究。

详细的阶级分析必须考虑到美国殖民地（应该指下文的内部殖民地）人民的特殊特征：黑人、奇卡诺人、波多黎各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亚裔美国人。这些人民，历史上是作为美国的“内部殖民地”而发展的，体现了反对美国统治阶级的外部和内部斗争的要素——一方面，作为世界殖民地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作为美国工人阶级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斗争。

2、种族主义和美国垄断资本主义

种族主义同民族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一样，是阶级分化的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这种思想有利于分裂被压迫的阶级，加强压迫者的力量。今天的种族主义主要针对黑人、奇卡诺人、美洲印第安人和波多黎各人。它的力量来自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战略，其目的是保持劳动力过剩和防止被剥削者的团结。

凡是渗透到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思想，都必须同它进行斗争和克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尤其如此，它在白人工人阶级中非常强大，阻碍了它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地揭露这种意识形态，并在实践中战胜它，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必要团结。此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将大大有助于消除当今的种族主义。但是，这种斗争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下去，直到完全消灭种族主义为止。

3、男性至上主义、妇女解放和美国垄断资本主义

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劳动妇女被过度剥削。同黑人和少数民族一样，妇女被降格到最次要的、报酬很低的工作中，同工不同酬。妇女还被用作劳动力储备，这可能会威胁男性的工作安全，降低工资水平。妇女在民间劳动力中占近 40%，其中许多集中在信贷和金融行业。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正是通过金融资本的支配来定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女工是帝国主义经济中最具战略意义和最脆弱的部分之一。此外，这些工业使扩大消费成为可能。通过广告，这种消费使垄断资本主义对所有妇女的压迫永续下去。尤其是女性作为消费者受到操纵，她们的性征被用来销售商品。

男性至上既是一种主观态度，又是客观历史条件的意识形态反映。自阶级社会以来，这些条件在一夫一妻制家庭中的显著表现是男性占据生产资料，统治妇女。男性至上主义认为女性是自然的产物，被动且不如男性，而男性则是决定性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创造者。

男性和女性都接受了男性至上的基本前提。这种态度是不分阶级、不分意识形态的，并且被发现存在于革命运动内部。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者，我们必须扪心自问，男性至上对什么阶级或阶层有利？对什么阶级或阶层有害？很明显，它伤害了所有的女性，无论她们属于哪个阶层，因为它提供了让她们处于劣势的理由。男性至上对劳动男性没有好处。它阻碍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使剩余价值得以实现。此外，通过使劳动男性成为“家庭的主人”，男性至上有助于创造和维持这样一种错觉，即他拥有真正的权力和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男性至上只对统治阶级有利。

资本主义最具破坏性的特征之一是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极度剥削劳动妇女，另一方面又使大多数妇女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她们成为“后备劳动力”，只能抚养孩子和维持家庭。家务劳动对于维持劳动力和孕育新一代工人至关重要，但完全没有报酬。由于没有报酬，这种必要的社会劳动受到贬低，从事这种劳动的妇女也因此受到贬低。这些妇女实际上是嫁给了自己的家，就像封建农奴依附于他们耕种的土地，以换取他们的领主和主人提供的安全和保护一样。因此，由于缺乏对成就和经济独立的承认，家庭主妇是这一制度的真正受害者。

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是击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并由社会主义美国取而代之的整个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运动中，妇女解放斗争将由劳动妇女领导。这些妇女将在击败敌人和建立（新）社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这个（新）社会是一个男女平等地参与社会所有领域，并且没有预先确定的性别角色的社会。

4、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就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恩格斯

人们被教导要带着迷信的敬畏向现代国家鞠躬。国家被视为神圣的东西，被视为“中立的仲裁者”，凌驾于阶级之上，调解阶级之间的争端。在现实中，美国的政府机构（法院、监狱、警察、军队、立法机构、官僚机构等）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主导，并确保他们的统治。列宁写道：“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政府机构的复杂性，集体地构成了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可以在其中得到调解，以及阶级内部矛盾可以在最有利于资本主义阶级的条件下得到解决的操作舞台。列宁写道，两种制度是这个国家机器的特点；官僚主义和常备军。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日益衰亡的时期，资产阶级越来越多地依靠这两种以专制和赤裸裸的武力为基础的制度，依靠枪杆子的力量。正如列宁所言，国家的真正本质暴露出来，变得很清楚，“资本的权力就是一切……而议会（立法机构）和选举只是牵线木偶”。

工人阶级不能满足于仅仅“接管”这些剥削者塑造和完善了数百年的机构，而且必须摧毁这个机器，并用自己的国家机器代替它。这将为占大多数的劳动群众提供民主，并镇压占少数的剥削者。作为一个旨在结束人对人的剥削，并首次代表社会中多数阶级的国家，它将不同于所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长期延续人对人的剥削，其基础是脱离生产和剥削他人劳动的少数人的统治。这种新的国家将是最终走向消灭国家本身的第一步。

5、资本主义国家的后果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阶级的剥削是失业和贫穷、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同义词，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些现象。

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滋生了剥削和非人化的文化。竞争重于合作。形成关系的基础是胁迫或哄骗，而不是相互尊重。由大公司或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本身资助的科学，为了满足私人利益和垄断者阶级利益的需要而被歪曲。艺术家们被迫在一个被操纵的市场面前妥协，从而确保这些思想与阶级统治相容——“粗犷的个人主义”；人类存在的非理性与空虚；群众不可磨灭的冷漠和无知；隐蔽的和公开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都被灌输到集体意识中。

6、废除资本主义的结果

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劳动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腐朽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消灭剥削阶级——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

在同失业、贫穷、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战争的斗争中，在发展运动中的群众革命文化的斗争中，推翻资本主义必须的时间、力量、觉悟和团结将会实现。

7、共产主义社会

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都将是公共财产。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阶级分化社会的后果——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男性至上、以财产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等都将消失。不会有战争，不会有军队，也不需要战争武器，这些将成为历史上的奇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将没有区别。共产主义将是物质文化丰富的生活。人民之间的矛盾将继续存在，但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而且将通过相互合作来解决。

8、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获得有关武器的知识，学会使用武器，占有武器，那它只配被压迫，被虐待，被人当作奴隶对待。我们如果不想变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之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奴隶制之上，压迫阶级总是武装起来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我认为，这个基本的道理用不着加以说明，只要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罢工时都出动军队就够了。武装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

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那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再那个时候以前。——列宁

我们认识到有组织的、反对国家政权的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并在准备这场斗争中承担革命者的责任。人民必须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革命党的领导下，组织并武装起来。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革命不会以夺取国家权力而结束。这种政权必须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下，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得到保留和巩固。向社会主义的安全过渡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下才能实现。

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承认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领导人民走向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必须用人民有组织的革命暴力来对付国家有组织的镇压暴力。**权力属于人民！**

关于在美国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论述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对美国统治者的压迫政策的抗议活动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升级。争取黑人解放和越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使那些识别出敌人，并敢于面对敌人的人的队伍壮大。与普遍贫困的斗争也是重要的；工人阶级罢工的数量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学生反抗使种姓分化永久化，使学生成为统治阶级的仆人的受控制的教育制度。随着对这些抗议活动的评价，越来越多的奉献者与积极分子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许多人开始意识到，有必要把抗议运动变成一场革命运动——一场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眼中钉的运动；一场能够摧毁那个阶级，并创造一个新社会的运动；不是原始的、分裂的、没有方向的运动，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革命政党领导的运动。

我们怎样把今天的激进运动变成革命运动呢?历史证明,革命运动只有在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历史也表明,革命政党只有在有革命群众的时候才会成功。人民需要党,党也需要人民,两者缺一不可。

目前,美国的革命运动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上是分散的、松散的、原始的。美国革命者面临的最直接、最紧迫的实际任务是建立一个革命者组织,使之能够保持政治斗争的活力、连续性和方向,从而为革命政党的产生创造条件。

革命者应如何执行最重要的任务?虽然美国有一些个人和团体发挥着革命的作用,但是没有一个革命政党真正在白人劳动人民中有基础,或者在这方面看起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一个革命党也不太可能仅仅通过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而产生的。

因此,我们认为,有革命眼光的个人有必要结成联系劳动人民,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的集体。这些团体应当接受集体纪律,对他们的政治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把最先进的革命思想运用到他们的共同努力中去。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推动革命政党的发展。我们鼓励其他地方的革命者为此目的建立集体。

目前,大多数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体,以白人为主,在黑人运动中没有根基。另一方面,黑人中显然有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革命的科学经验应用于人民解放的团体。而目前正是在这些群体中,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最大进步正在到来。我们相信,在美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层的很大一部分将来自这些团体。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总参谋部。打败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敌人,我们需要并将建立一个统一的总参谋部。

当前，地方集体的建立，以及他们之间的经验交流，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不久的将来的创立，是大有裨益的。

组织原则

革命集体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是为劳动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的。它同他们联系起来，向他们学习，在他们的队伍中为争取更好的条件，或者抵抗对他们的进攻而斗争，帮助发展一种更先进的革命理论，把斗争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在努力争取直接斗争胜利的同时，特别注意提高人民觉悟，发现和培养革命者。

革命组织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统一起来的思想体系，而不是教条。本组织应将通过毛泽东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美国国内的具体情况，以便为解放劳动人民和人类创造条件。

革命的集体应该由相对少数有高度献身精神和纪律严明的人组成。这些人愿意把个人的偏好置于集体决定之下，并且能够按照公平、合理和有效的分工工作。集体应该成为智力活动、实践活动的焦点，并努力将两者结合起来。

智力活动是指学习和分析。集体应当研究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并且考虑如何把这历史应用于美国的现状。与此同时，集体应当分析他们所在的地方和整个美国的现况。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想要应用革命历史的当代条件，那么革命历史的知识是毫无用处的。各地阶级斗争的性质是什

么?关于整个国家阶级斗争的性质,有什么可以概括的?关于如何与这些斗争联系起来,革命历史能教给我们什么呢?这些是革命集体必须尝试回答的首要问题。

实践活动既是日常斗争策略的制定,又是使日常策略处于全面革命背景中的战略的发展。集体应当努力工作,将战术战略的发展与研究分析的发展联系起来。一个革命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群众就不能存在,如果它不能把思想活动和实际活动统一起来,就不能成功地领导群众走向胜利。集体为了达到这个统一,应当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这种原则的目的不是为难个人,而是改进个人的政治工作。

集体之间应该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一开始,这种关系只涉及信息和经验的交流,也许还包括一些看起来有用的联合区域政治活动。但是,集体最终应当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相互联系。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两个对立事物的辩证统一。它的宗旨是在共产主义集体内部实现主动性和纪律性,保证党的领导和领导机构不断受到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民主集中制是按照团结-斗争-团结的原则进行的。每个党员必须执行全党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定。但与此同时,必须在党的各级不断地进行斗争,纠正错误的思想和政策,帮助全体党员进步,实现对领导人的基层选拔和监督。领导和领导机关必须依靠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总结党的工作,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在战略战术上把握全局。

民主集中制应当是最终确定集体之间结构关系的原则。群众路线应当是确定集体与其他进步团体和人民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原则。群众路线是什么?“每一个在群众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毛写道,“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

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

——各集体内：学习；阶级分析；日常斗争与战略策略的发展；持续地努力将学习和课堂分析与战略和策略相结合；在这种努力中，进行在批评和自我批评。

——各集体之间：首先，信息和经验的非正式交流；偶尔的联合区域政治活动；思想的讨论（译者注：原文为 **occasional joint regional political activity Ideological discussion**，暂不知是排版错误或遗漏）；应该更多地在集体之间开展总结工作和批评，达到思想统一和组织合并的基础。这样，各集体就可以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展组织结构，协调和监督工作。

——各集体与其他进步团体和人民之间：应用群众路线。

——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建立和发展革命集体的基础。

结论

我们在旧金山湾区革命联盟发表这篇论文，有两个目的：一是鼓励在其他地区建立革命集体，二是联系可能已经存在的具有类似目标的团体。我们承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服务于各团体之间的经验交流，直到通过协商和协议制定出更好的方法。

反对洗脑宣传，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的原则声明新增了四个要点：

1、当前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激烈。这削弱了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地位，使我们的斗争得以进一步发展。从相反的角度看，从这个怪物的内部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斗争，都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美国革命者的作用和责任是明确的。彼此互相呼应的国内外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克服困难与挫折的时期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其最终结果必将是美帝国主义的灭亡。

2、黑人斗争的双重性：正如毛主席所说：“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人的彻底解放而告终。”“从自己的祖国被绑架并带到这个国家的黑人，是美帝国主义在美国境内外的第一批受害者。今天，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斗争密切相关的民族解放斗争。然而，由于绝大多数黑人是工人，他们的斗争也是美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先进组成部分。黑人的反抗是与美帝国主义对抗的内外因素的具体体现。

3、革命者有义务同美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通过工人阶级的所有斗争，在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同黑人和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意识和实践；人民会意识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厦虽然看似强大，但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他们的力量足以将其推倒。关于谁是革命力量，流传着许多稀奇古怪的说法，其中有些方面，经过调查和实践，也许会被证明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在美国，革命只能意味着统治阶级的主要对手——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将其推翻。如果没有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推翻垄断是不可能的。首先，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那些一直受到美国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人的

基础上，也就是美国的工人阶级，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因此，真正的革命者在认识到工人阶级动员的困难的同时，不会气馁，而是通过实践经验，耐心地探索夺取胜利的战略战术。

4、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需要，革命集体的扩大，以及互相之间的经验交流，是当前表现出来的发展方向。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左翼政党将上述三点集中在一个统一的中心。当然，没有组织制定了一致的策略路线来实施这一战略。然而，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严肃的革命者都会普遍同意这三点，并理解它们作为制定革命纲领基础的重要性。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观点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从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和这个国家的革命者的实践中得来的，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分散。

关于第四点——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必要性——我们确实认为，许多自认为是革命的人，以及在目前的情况下，客观来说是革命的人，对这一想法会有一些抵触。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调查这种抵触的原因，并希望为那些处于这种境地的人提供思考上的事物。

资本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普遍原因。在过去的100年里，这种攻击愈演愈烈，这种攻击偶尔会从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组织犯下的较轻和较严重的错误中获利。（当然，这样的错误有很多例子。）但这些攻击主要依靠虚构和诽谤。在统治阶级宣传的冲击下，很难不受其影响。当然，革命者试图拒绝统治阶级的宣传。但是，这种半真半假和错误的信息微妙而明显地攻击，个人自己很难评估其对他观点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并不指责任何一个听信了这些话的读者，我们只要求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有自觉的革命意志，他们也可能不自觉地受到统治阶级每天为了给我们灌输思想而进行的宣传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使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产生反感的最具体而实在的原因，是以前同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和组织打交道的经验。全世界的革命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联错误的领导人欺骗了全世界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拒绝支持革命者：除此之外，他们在全世界都起着反革命的作用。他们把同美帝国主义和解合作作为他们政策的基石。在他们确实向革命斗争提供口头支持甚至物质援助的地方，他们试图利用这种最低限度的援助来影响或胁迫接受者，使其软化立场，放弃斗争，正如他们在越南所做的那样。他们害怕美帝国主义的愤怒，不愿危害他们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他们篡夺了苏联共产党，把它变成了一种损人利己的工具。他们为自己的地位和生活而焦虑。对革命斗争的恐惧，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迅速进行，都是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主要特征，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被称为“现代修正主义”。

在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影响和胁迫下，在他们本国修正主义的推动下，东欧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并在一个新的沙皇帝国中成为苏联的经济附庸。因此，尽管我们可以不赞成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者，那些想在他们的国家加快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并通过将自己拉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获得经济杠杆，但我们依然要毫不含糊地谴责更加恶劣的苏联帝国主义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因为它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对美帝国主义的卑躬屈膝，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中都有记载，不仅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发表的经过仔细考证的著作中有记载，而且在许多独立的、无隶属的研究人员的著作中也有记载。美

国的大人物甚至在公共出版物上吹嘘这一点。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从属关系。客观地说，这是一件不那么重要的事件，其他的背叛事件导致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和革命斗争的失败。但我们选择这个简单的例子，是因为它是如此赤裸裸的，不能被任何可能的“理由”所掩饰。不久前，一架载着美国大兵(GI)飞往越南的飞机，无意中飞过苏联的一个岛屿，并且被迫降落并离开飞机。苏联的岛屿通过无线电向莫斯科寻求指示，无线电信号从华盛顿到了莫斯科(通过热线?)然后又从莫斯科回到岛上。你还没来得及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岛上的苏联官员就给士兵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并祝他们一路平安，愉快地前往越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瑞典上空，飞机和军队可能会在越南战争期间被拘留。苏联有充分的历史先例证明这一做法(瑞典的做法)是正确的，而美国对此无能为力。

此外，苏联领导人也会通过延长美国士兵的预期寿命来为他们提供个人帮助。他们甚至没有要求美国做出象征性的让步，即这架特定的飞机和这些特定的士兵将被送回美国，条件是他们不能在越南使用。对这种行为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苏联修正主义者与美国帝国主义有交易，他们不想破坏这一交易。顺便提一句，这些协议的到期速度较慢，部分原因是苏联领导人的奴性促使我们的帝国主义者就像是狡猾的商人一样，欲擒故纵，来要求更高的让步和妥协。

虽然飞机事故可能被认为是小事件，但其他例子肯定不是。苏联修正主义反革命实践中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他们同印度尼西亚法西斯政府的友谊和对其的支持。几年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示下，一个由苏加托和纳苏蒂克提领导的由印尼将军组成的军事集团推翻了国家民主政府，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并开始屠杀 50 万到 100 万印尼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这是自希特勒把欧洲变成火炉以来前所未有的屠杀。印尼法西斯在 3 个月内完成了美国及其西贡傀儡在越南人民战争中 6 年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苏联竭尽全力为新政权带来“合法性”。他们邀请法西斯主义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Adam Malik)前往莫斯科，制定军事援助计划，并延长印尼的贷款偿还期限，以使法西斯政权摆脱经济困境。他们把“新”的印度尼西亚带入联合国，从而使印度尼

西亚法西斯分子获得合法性。柯西金可能没有挥刀，但他的脚印却留下了血迹。

苏联不仅满足于追求自己的大国利益，还发展了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只不过是旧第二国际反列宁主义斗争的现代推论。它们帮助了世界上许多共产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并使他们成为主流。“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已成为世界各地机会主义者正确的口号。在苏联国内，“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这两个概念同样有助于消除无产阶级与其先锋党在苏联的自己的专政。

因此，总结了当前苏联领导层的经验，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它等同起来的有革命思想的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概念感到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地，考察美国共产党目前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实践导致了类似的反感。首先，因为这个政党支持，并试图建立对苏联修正主义者策略路线的支持。但这个国家最近的经历也向革命者证明，这个“共产党”试图成为革命斗争的阻碍。它的方法是歪曲统一战线的战略。要在“进步”政治家的背后形成统一战线，并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是他们斗争的绝对极限，他们不断地试图把对美国统治阶级的一切反抗者变成忠诚的反对派。例如，1964年，共产党利用其在初期反战运动中的影响力，让许多人相信，他们必须投票给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才能阻止斯特兰奇洛夫-戈德华特(Strangelove-Goldwater)。四年后，约翰逊在越南实施了戈德华特的路线；当时全国数百万人对美国在越南的帝国主义行为深恶痛绝；当约翰逊和他的伙伴汉弗莱(Humphrey)广受质疑时；伪装的“共产党”竟然动员了成员和追随者来支持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多年来，在劳工运动中，修正主义的共产党通过支持自由主义的走狗鲁瑟，假意反对反动的走狗米尼。因此，大多数革命者并不认为今天的美国共产主义者是革命者，而是认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当然，自由主义者只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假扮成“共产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者”是危险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能为美帝国主义做普通自由主义者做不到的事。

由于这个“共产党”几乎失去了它以前所有的工人阶级基础，而且其规模很小，所以有低估它为帝国主义的作用的倾向。诚然，美国共产党很小，但有意识的革命者的队伍也很小。此外，修正主义政党拥有强大的财政基础，许多领导人都有相当多的操纵技巧。目前，它经常充当革命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中转站，方便统治阶级对革命斗争的接管。

但是，将苏联和美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同起来，虽然可以理解，但在理性上是草率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奥理论和策略的发展是一个斗争的过程，而是倾向于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压缩在一个临时的时间胶囊里，既不能理解修正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不能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从上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到今天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每走一步都要为自己的地位而斗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实际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从过去一切历史的观点来看。由于工人阶级必须在实践领域同其他阶级斗争，并同其他阶级结成暂时的或长期的联盟，所以工人阶级的理论必须同其他阶级的理论相斗争，当然，主要是同它绝对的敌人资产阶级的理论相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坚持斗争的两个主要的意识形态领域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们对应于两个主要的非无产阶级。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还有封建思想。这种思想斗争，既发生在马列主义政党和其他政党之间，也发生在马列主义政党内部。非无产阶级和反无产阶级的思想围绕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历史上、物质上和技术上都比无产阶级思想强大得多。首先，由于它以及由各种剥削阶级宣传了几千年，其属性差不多具有旧习和偏见的特征。第二，因为在这个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第一次发挥力量的历史时期，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都享有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生活、教育和人际交往。甚至在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长期存在着旧时剥削阶级的实际残余，以及几千年剥削社会的风俗习

惯、文化传统。这些思想渗透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各个方面，以社会主义的名义通过和平演变、堕落，甚至是暴力推翻来恢复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都是为各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就是它们的相似之处。作为无产阶级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它既具有偏向性，同时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真正的社会进程。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符合历史演变进程的；无产阶级要完全解放自己，就必须彻底消灭阶级社会，解放整个社会。它不能成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因此它最终没有针对社会任何阶层的利益。它的意识形态必须是“客观真实的”，否则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论它的任何变体，都只能通过隐藏它自己的阶级性质和现实的客观本质来为它的阶级服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有什么好处？他们只能预言资产阶级的垮台。资产阶级需要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它需要宗教；它需要童话故事，资本主义下的“民主”意味着富人和穷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洛克菲勒，无论如何人们天生自私，你不能改变人性，美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等等。最重要的是，它需要给“激进”运动、工人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注入藐视理论、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个人腐败、夸夸其谈的左翼措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这些思想的作用甚至超过它在运动中需要的警察和煽动者。它需要把这一切都尽可能地推迟，直到它被推翻为止，并且，在它自己错误理论的自欺欺人下，它真的相信可以永远地推迟。当工人阶级强大起来的时候，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它的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中被信任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标签来伪装自己。在今天的革命世界里，无处没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打着“共产主义”的标签，在许多地方，它与公开的“非共产主义”变体并存。

在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内部和群众内部不断进行实践斗争和思想斗争，就是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对国家机构的全面的政治斗争与狭隘的工会经济主义；武装斗争与和平过渡；对群众斗争的依赖与对议会运作的依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沙文

主义；革命与改良的实践——所有这些矛盾和许多其他矛盾，都是在为无产阶级阵营竭力争取局部胜利与整体胜利，或是挫折与失败而做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产生了一个主要的矛盾，它包含了两线斗争的其他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是要加强同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斗争呢，还是要向他们投降并支持他们呢？

这些政党在战前已发展壮大，控制着工会或在工会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并在议会中占有许多席位。由于这些党派预料到战争，经过激烈的斗争，他们同意采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军事路线。但是，到了紧要关头，当枪林弹雨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这些党派都倒向支持他们本国的帝国主义。然而，在列宁的领导下，这些政党的左派联合起来制定了“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每个人都为打败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而工作。

列宁不仅复兴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他还为先锋党作为无产阶级的纪律支队的性质和作用制定了具体的原则，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他分析了帝国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描述了它不仅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而且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扭曲作用，在那里，垄断统治阶级通过贿赂创造了特权阶层。列宁指出，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就是建立在这种“工人贵族”的基础上的，这就解释了他们的总体改革方针，以及他们最终向自己的帝国主义投降的原因。最后，列宁提出了欠发达国家的工农联盟战略。这些都是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并为自己锻造力量的工具。随着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进一步堕落，具有群众力量和影响力的共产党在整个欧洲不断壮大，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生根发芽。由于列宁主导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本质的肯定，并把它运用到帝国主义的新条件中，这一思想就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样，在斯大林死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世界其他国家共产党两线斗争的许多矛盾，都集中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新的主要矛盾上：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建立权威的侵略性美帝国主义，急切地继承了镇压和颠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刑事责任，这该如何应对？是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面对它，还是屈服于它？支持解放运动还是达成交易？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还是为了掩盖反革命的背叛和为之辩护而修改这些原则？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苏联共产党被一个小集团所俘虏，这个小集团以最快的速度减弱了党的意识形态、向帝国主义靠拢、并采取有计划的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世界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世界各地的革命共产党人开始团结起来，支持坚决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共产党。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革命运动的关系与列宁在他的时代一样：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本质的维护者，是总结革命经验，制定推翻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战略的领导者。这是“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应用于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义。也许在将来它会被命名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有些人已经用过这个词了。但是“三合一”有点绕口令的意思，我们暂时继续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使通过“三合一”这个名称来表示革命决心和团结的人，与把它当作遮盖布的人划清界限。

许多人对上面的论述可能会这样回答：“当然，我喜欢毛——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原则是不能否认的，我试着运用这些原则。”一个纪律严明的先锋党，似乎是完成革命的必要条件，只要它是人民的一部分，团结人民，为人民服务，就没有问题。但是经验表明，革命以后，它脱离了人民，发展了与人民利益相抵触的利益，并且发生了堕落。确实我可以看到工人阶级需要一个强大的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来防

止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你愿意的话。但当共产党被一个小团体篡夺时,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会变成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至少是在政治生活方面。当然,人们应该与这种堕落作斗争,但经验表明,这是一场失败的斗争,我们需要新的想法和新的工具来取代这些不可信的概念。”

斯大林问题:斯大林是列宁和毛在理论、实践和组织上的桥梁。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运动的成功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成功,是我们阶级的成功。错误和失误也是我们的。我们承认我们阶级及其领导者的错误,并试图纠正它们,如果失败的话,就尽量避免重蹈覆辙。但是,我们应该使自己和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空谈的“革命者”的机会主义态度撇清关系。

我们从不隐瞒我们的偏爱:因为帝国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走狗,托派分子毫无顾忌地辱骂斯大林,因为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都发现有必要在攻击斯大林方面胜过帝国主义以迁就帝国主义与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为他辩护的倾向,也确实如此。第二,在分析错误和缺点时,我们当然应该承认所取得的成就,而且这些成就是不少的。农业集体化与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民族解放斗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没有这一背景,人们能想象到在中国、越南和其他地方取得的胜利吗?在苏联公民自身的健康、福利和教育方面的显著改善,也是一件不可以轻易忽略的事情。第三,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此外,还有更多可诉说的功绩。

尽管如此,修正主义者夺取苏联共产党,以及随后连续的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的根源当然在于前一时期的条件、运动和领导。我们对一个主要的矛盾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评价,我们认识到它是粗略的,规定也是尝试性的,此外坚持认为,作为革命者,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标准来评价斯大林,而不是用帝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攻击者的资产阶级标准。

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仍然受到资产阶级宣传的轰炸，这些宣传是关于斯大林如何残酷镇压反对派与他如何消灭了苏联所有的自由和民主，以及等等事情的。首先，正如毛所指出的，只要阶级继续存在，自由和民主就是阶级范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下，资本家有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自由。剥削和压迫的受害者几乎没有什么抵抗的自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没有自由，但是在人民群众、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之间，不仅有不受剥削的自由，而且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尽管所有资产阶级的宣传都与此相反，但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这种情况普遍存在。

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和以前的剥削者之间，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之间，以及每一个阶级内部，仍然有许多矛盾。在具体实践中处理这些矛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本质；我们正是基于这一标准来评估斯大林的角色。

斯大林集中苏联人民的全部精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苏联经济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半封建阶段进入一个先进的工业化阶段。他的判断(当然是正确的)是，除非苏联转变为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否则它将被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摧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生存的简单问题(撇开短暂的巴黎公社不谈)，任何人或任何阻碍这种生存的东西，如果有必要，都必须被无情地推到一边。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在这一巨大的变革中取得成功，斯大林不得不依赖一群受过教育、享有特权的小资产阶级行政人员、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能够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复杂计划，并监督其执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外国干预，苏联经济处于极度萧条的状态；它必须尽快恢复和扩大。

列宁首次提出了优待小资产阶级的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专家为社会主义工作的需要，并贯彻了这一政策。列宁说，如果不这样做，苏联就无法生存。他还说，将来他们必须为目前的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事实证明，这一群体的代价是很高昂的，因为他们越来越善于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越来越善于支配教育制度，从而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灌输给工农的孩子。这些因素能够暗中进入各级共产党，并成长为产生新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而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他们就能掌控国家和经济，并直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苏联劳动人民与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败。

苏共的领导层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也没有与官僚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它确实成功地将几次篡夺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许多特权阶层，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的特权阶层，都被监禁或处决。官僚机构被清洗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以及他们对斯大林的真挚热爱，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反官僚主义立场的结果。但同样的热情也被肃反后产生的氛围部分地抑制了。许多被清洗的人，特别是“领导人”，犯有被认为是他们的罪行，包括间谍和破坏活动。但是很多人是无辜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只有苏联清除了希特勒的“第五纵队”，第五纵队有效地促进了纳粹入侵占领欧洲大陆，除了苏联。

回想起来，主要的错误似乎是斯大林和其他党的领导人试图用行政手段来处理官僚和人民之间的矛盾——通过调动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来反对另一部分。他们没有充分动员和依靠人民来解决矛盾。虽然向群众进行了宣传和传播，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但是群众的思想斗争并没有发展到使群众能够认识和防止修正主义的篡夺的必要程度。

尽管有根本的失败，但很明显，没有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中国革命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正是通过对这种具体的苏联经验的考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能够从人民与敌人的区别中吸取重要的教训；全面联系人民，依靠人民，进行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使人民参与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特别是发生在共产党内部的斗争——这一切都是在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实现的。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毛泽东）

后见之明是否告诉我们，苏联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验。文革前五年，重大经济问题尚未解决；在当时的群众基础上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或许，如果中国再等上5年，就太晚了，无法避免一次严重的挫折。）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苏联的经验，我们将很难找到任何合适时机进行文化大革命。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无论时机是否合适，未能通过开展群众行动，找到充分保障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以及经济管理人员监督和控制途径，是修正主义接管政权的直接原因，尽管是延迟而来的原因。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可能面临着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任何领导人所面临的最困难的责任，这不仅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没有经验可借鉴，而且还因为解决许多问题的物质条件是如此糟糕。

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列举了他的成就，也指出了一些错误，总结如下：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犯了一些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则是几乎无法避免的。文章还指出，对斯大林工作的全面评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实现。苏联人民在推翻修正主义政权的过程中或之后，可能会对斯大林的作用有一个明确的评价。

虽然我们不想阻止任何人为老问题寻求新的解决办法，但把纪律严明的先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搁置一旁显然是错误的，尽管这些原则在实践中有困难和缺点，但在成功的革命中仍是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最好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形成更可靠的做法。但是，基于这些概念在应用上的错误而拒绝这些概念，反映出许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然的甚至无意识的恐惧。这种担心是有客观根据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运作将破坏中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相对优势。同样，由于不愿同个人利益作斗争，不愿把自己献身于人民的利益，因此拒绝参加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基础的纪律严明的组织。这对革命集体和革命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是一场真正的斗争。因此，他们为了避免这种斗争，以及由于无意识的逃避，寻找替代革命组织的花招无疑将继续下去。

在前面的几页中，为了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鲜明地区别开，为了争取那些坚决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背叛和美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革命者和潜在的革命者，使之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拢，我们集中攻击了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政党）。希望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至少在鼓励进一步调查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相信，真诚的调查将为美国建立革命政党赢得许多真正革命者的支持。

然而，正如许多人由于修正主义政党的劣行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敬而远之一样，另一些人则因为声称反对修正主义和革命的政党的工作而被拒之门外，但这些政党的政治和组织方法与这种说法不符。一大批“马列托主义”组织，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分歧和分裂，这些组织有着共同的破坏群众斗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风格。历史上，托派在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之间游移不定——在强烈地反对当前的阶段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和主张彻底地追随资产阶级和人民运动中的落后分子的右倾机会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今天，

在美国，托派的主要趋势是右倾机会主义，(SWP)，它的表现在于让约翰·林赛(JohnLindsay)担任学生反战动员集会的主要发言人，以及不加批判地支持所有“黑人民族主义者”，而不去区分革命的民族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

但是，无论是“右倾”还是“左倾”，这些托派组织都扮演着破坏者的角色。他们不把人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不为人民服务，而是寄生地依附于人民的运动，以牺牲斗争来促进自己组织的发展。最近，托派在反战运动中的行为表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确实在人民组织中争取领导权，但他们所依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风格与这些破坏策略完全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努力团结一切能够团结起来同敌人斗争的人，建立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他们不会努力分裂群众组织，把他们缩小成可以成“装在前面裤兜里”的团体。在统一战线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帝国主义敌人进行阶级斗争；他们试图把特定的斗争同其他有意义的斗争联系起来，揭露敌人的性质，孤立敌人的代理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努力把斗争的群众性扩大到更高的阶段而奋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与破坏者混为一谈。

另一个组织，进步劳工党，如今展示了破坏风格的工作以及19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的“左倾”托派经典的机会主义。我们认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革命运动主要的长期危险。但是，“左”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因为它破坏了反对帝国主义敌人及其右倾机会主义代理人的斗争。“左”倾机会主义只剩下左的形式；它的本质是右的，是反革命的，因为它用极端革命的口号来镇压群众斗争，掩盖自己一贯保守的、客观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做法。

我们认为，进步劳工党假装拥护毛思想，假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有着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毛和文化大革命的声望，就像披在进步劳工党肩上的斗篷，使得它的机会主义特别具有破坏性，尽管它的人数相对较少。(即使在进步劳工党内部，也必须对许多新成员和早已将自己的反动观点具体化为一种世界观的领导层加以区分。)

进步劳工党的恶化令人非常失望。有一段时间，该组织似乎将对美国早期的革命运动做出重大贡献，他们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真正斗争。它在麦卡锡主义面前采取了激进的、有原则的立场；它通过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的斗争，提高了古巴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它支持黑人解放运动，并在这场斗争和反战运动中为击败和平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做出了贡献。“五二”学生运动的开展，在实践和思想上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那个时期，无论进步劳工党在路线和行动上犯了什么错误，都只能被称为不足。然而在我们看来，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

为了解释我们所说的情况，我们将研究进步劳工党工作的三个方面：它对越南的立场，它对黑人解放的方法，以及它对工人-学生联盟的策略。我们将努力在附录中指出对这些问题的正确态度。

两年多来，进步劳工党一直公开攻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及其领导人胡志明，以及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说他们是越南人民的叛徒。争论的主要论点是，既然越南接受了苏联的“援助”，那么他们就是在通过反对美帝国主义来支持修正主义。由于他们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他们将不得不服从苏联的命令，很快就会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彻底的谈判，在那之后他们屈服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情况对谁有帮助？越南直面美帝国主义，手里拿着枪，在战场上打败了它，赢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在美国！他们的坚韧不拔和英雄主义，唤起了千百万人的觉悟，推进了一切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革命者和劳动人民将揭露和削弱美帝国主义归功于越南人民和他们的领袖胡志明。与北越出卖我们的说法相反，他们把我们的斗争推进了一千倍。当然，在越南，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修正主义也有它的追随者，苏联也试图扩大它的影响，颠覆这场斗争。但是进步劳工党并没有承认他们的胜利。

越南人认为，他们可以在不损害斗争的前提下使苏联的援助服从于他们的人民战争总战略。中国人认为接受修正主义者的援助实际上削弱了长期的反帝斗争，因为它倾向于在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过程中加强修正主义压力和宣传的力量。中国人反复强调，修正主义者的“援助”是虚假的援助，是真正的背叛。他们呼吁各国人民抛弃对苏联修正主义性质的幻想，并表示相信他们确实会这样做。中国人这样做并非出于任何“外交手腕”，尽管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外交手腕，而是出于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运用，这是毛的主要功绩之一。

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言语和行动上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和越南领导人。在去年，中国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林彪和毛泽东本人公开声明支持北越和独立——最近的声明是林彪的中国“支持胡志明在越南斗争中的正确领导”的声明。

我们从根本上同意中方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我们确实区分了苏联的修正主义意图和越南的反应。我们认为，说越南正在“苏联的统治”下是一个弥天大谎，认为胡志明是一个“叛徒”和“木偶”、处在“美苏力量的控制下”、谈判是一次出卖的说法，是一个廉价的诽谤和反革命的背叛。我们提醒进步劳工党毛对谈判的评价：“如何针锋相对，取决于具体情况。有时候，不去谈判就是针锋相对；有时，谈判也是针锋相对的。（没找到对应的原文）”

事实上，如果进步劳工党能够坚持他们自己宣称的原则，他们将被迫谴责毛和中国人。例如：如果胡志明和民族解放阵线是接受苏联“援助”的修正主义叛徒，应该受到攻击，那么中国人通过中国运送“援助”不应该受到攻击吗？毛不应该被贴上修正主义者和叛徒的标签吗？如果越南人是这样的烂货，毛和中国人掩盖真相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宁愿看到进步劳工党采取诚实的立场，批评毛，而不是作为毛的拥护者。但是很明显进步劳工党更喜欢躲在

阴影里，希望用他们的革命智慧和他们自认比胡志明和越南人更具有的革命性来“发掘左派”。

进步劳工党当然不这么认为。他们坚持用“支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来支持越南人。正是在这里，他们退化为经典托洛茨基主义。越南人民、中国人民和所有被压迫的人民必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或者就中国人民来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只有把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爱国阶级团结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压迫者民族。托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声称支持革命，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革命的流放者，把一个阶段误认为另一个阶段，客观上破坏了革命。越南人正在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一场争取国家统一的战争。但斗争不止于此。越南人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北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支持下，将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可以向社会主义迈进。

“一切民族主义都是反动的”这一命题为否定被压迫民族人民斗争的革命性提供了理论的窗口。毛说：“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的应用。“他们在民族方面的斗争与在阶级方面的斗争有一致性。进步劳工党“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导致工人中最大的堕落”的公式最终将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置于对立面，实际上破坏了两者。正是休伊·p·牛顿(Huey P. Newton)，而不是进步劳工党的领导人，运用了毛的“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的论点。休伊指出，“要成为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你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如果不是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特别是这些民族的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抗的历史，帝国主义的历史就算不了什么。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对革命风暴从欧洲转向亚洲、从发达工业国家转向落后殖民地的认识。“民族主义”理论从革命方面来说不可避免地要在认识上得到相应的发展。

美国黑人的斗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帝国主义以其最垂死和最腐朽的形式，加紧了对黑人的种族灭绝。它利用经济上的强制手段把黑人赶出南方的黑人地带。在起义期间，每天都有无数黑人遭到身体上的屠杀和监禁。它试图摧毁任何民族的认同、骄傲或意识，并提出以同化和融合的形式进行民族自杀作为替代方案。进步劳工党把一个民族的共同历史和存在降低到单一的种族主义因素，已经适应了这种种族灭绝。“对抗种族主义”，进步劳工党无处不在的口号表达了进步劳工党自己的民族沙文主义。首先，对于进步劳工党来说，“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的反应”仅此而已。摆脱种族主义，你就会摆脱民族主义，你就会剩下阶级与阶级的对抗。对于一个理论来说这是多么粗鄙的理由！其次，把“白人种族主义”作为主要敌人，把“黑人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作为次要敌人，很难与科尔纳报告中所表达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路线区分开来。

《进步劳工报》、《科尔纳报告》和沃尔特·鲁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秘的敌人——种族主义上，以此为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减压。第三，主要打击统治阶级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是黑人解放运动本身，特别是黑豹党，这一点进步劳工党刻意不去说明。我们认为坚持黑人解放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认为“革命民族主义是对国际主义的实施”，因此，我们全力支持黑豹党和黑人工人团体，如坚持革命民族主义的 DRUM，反对反动民族主义和黑人资本主义。

进步劳工党为什么需要“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反动的”这一命题？这个命题对谁有用？进步劳工党在实践中对这一路线的应用产生了一些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托洛茨基阴谋中最恶毒的诽谤和破坏方法。2 月份的进步劳工党杂志刊登了对黑豹党的批评。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尽管经常挥舞着《红宝书》中的语录，但很明显，黑豹党没有阶级观念，认为他们是出去打一场针对白人的战争”。在《三月挑战》(March Challenge) 的社论中，他们利用卡特和哈金斯(Huggins)被谋杀做文章，他们用黑体字写道，“黑豹党被枪杀，民族主义有罪”，从而暗示这些革命民族主义者，这些革命的英勇烈士，要为他们自己的死亡负责。这真让人起鸡皮疙瘩。

进步劳工党文章将攻击的重点放在黑豹的自卫计划上。他们说：“黑豹党似乎意识到，组织黑人不仅仅是谈论武器的问题。他们的“十点计划”是建立在受压迫的黑人能够认同工人阶级的一致要求之上的。但这只是纸上谈兵。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无视工人阶级的要求，集中精力在武装自卫问题上，以半军事的态度行事。”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进步劳工党又说，“年轻的黑豹们已经武装起来，正在寻找一个去处。”他们应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武装自己和人民，以便保护黑人社区不受警察袭击。“不幸的是，今天的趋势是不重视武装斗争。”好吧，如果你做了，你就该死；如果你不做，你也该死。在整篇文章中，进步劳工党一直建议黑豹党坚持自卫，忘记政治斗争，好像全面的政治斗争对自卫并不重要。

难以置信。当谈到全国优秀自卫组织时，总结起来既有正面经验也有负面经验，他们抛洒了鲜血、革命烈士的名单越来越多——当统治阶级把挑起不公平斗争的任务交给它的奴仆，企图建立起私人的黑豹党和杀人组织时——我们是否需要那种站在局外鼓动黑豹进行更多“自卫”的可耻声音呢？如果进步劳工党强大到足以自卫，他们不应该成为组织它的领导者吗？在激励黑豹党前进的过程中，他们不应该至少尝试制定一种自卫策略吗？甚至是对那些倒下的勇敢的人说一句悲伤或同情的话？为黑人挥舞“自卫”的旗帜是民族沙文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是的，是种族主义。如果进步劳工党说它想让黑人处于劣势，干脏活，每个人都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进步劳工党对黑人“自卫”的倡导甚至比这还要糟糕。它是一个主要由白人组成的组织，它呼吁黑人与进步劳工党自己的统治阶级斗争并为之牺牲，而自己则鼓掌欢呼。真恶心！

社区对学校的控制——进步劳工党说这不好，因为你不能真正的控制，你只会被基金会、市长、教师协会的领导和州长操纵。进步劳工党再次拒绝承认敌人的意图和人民的意愿之间的矛盾。进步劳工党没有支持这场斗争，去尝试着帮助它克服一切障碍，如基金会、市长等。进步劳工党没有站在被

唤起的群众一边，而是站在种族主义制度一边。这并不夸张。站在路两边激流的人潮都呼喊停止！进步劳工党两年前出版的小册子《现在的黑人解放》(Black Liberation Now)提出了八项要求中的五项：“社区控制学校，确保非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得到正确的教育和教导。”那时候很少有人提出这些要求，所以进步劳工党提出了这些要求。今天，许多人提出了这些要求，所以进步劳工党反对他们。

关键是进步劳工党的领导不关心他们说什么，也不关心他们做什么。《三月挑战》，未经授权转载了 DRUM 的照片，并修改了第 4 页上的一张照片，据 DRUM 说，将“黑人工人力量”的标语改为“黑人工人组织”，以传播他们的反民族主义路线。他们会找到一些听起来左倾的噱头来反对斗争，如果可能的话就会用来为自己服务。如果失败了，他们将转而诽谤和捏造事实。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为什么？

文章接下来攻击黑豹党的选举活动，牛顿防御等，并没有提及儿童早餐计划，父母、高中生和大学生组织，免费医疗诊所，加强与美国其他地区黑人工人的联系，如 DRUM，以及它自己在工厂的活动。

我们没有对进步劳工党文章中提出的任何批评的正确方面进行评论。首先，因为在黑豹党的文章中，大部分都可以解读为自我批评，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纠正。但是，更重要的是，进步劳工党的“批评”根本不是批评，而是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攻击。真正的批评，甚至尖锐的批评，都可以帮助革命组织克服错误，把斗争进行下去。但是，谎言、诽谤和傲慢、登山宝训、装腔作势，这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而不是为革命运动服务。

黑豹党看到了运用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的必要性。进步劳工党认为黑豹党所进行的所有改革斗争，都必然是在散布对国家权力的幻想，转移人民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注意力。革命策略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改革斗争，而不是改

革命斗争是否为改革而进行。黑豹党致力于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一方面是帮助人民，另一方面是系统地揭露统治阶级，传播毛泽东思想，培养一支纪律严明的干部队伍。进步劳工党使用抽象的口号，如“粉碎国家”和“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作为反对其他组织(如黑豹党)斗争的俱乐部，并作为自己相对保守做法的伪装。

进步劳工党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地方党派主义正在威胁着摧毁 SDS。可以预见的是，SDS 内部的进步劳工党派性已经产生了派性反应。许多校园已经发生了分裂。这种模式很简单：进步劳工党在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破坏中把工作搞砸了，大家的耐心耗尽了，其他人创建了一个反组织，或者解体。这一过程表明，进步劳工党不愿为人民服务，不愿向他人学习，不愿与他人团结；它只是希望进行领导政变。

它把工人与学生联盟作为一项宏大的夺权战略。从历史上看，其他战略联盟是建立在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的，如工农联盟。进步劳工党的工人阶级与学生组成的不成熟的战略联盟，根本不符合要求。当然，有学生和工人的策略性的联盟，比方说，反对地方行政官员或官员，甚至是军队之间的互助条约；但作为一项宏大的战略，工人学生联盟一直没有提供任何阶级性的内容，而在实践中，这只是另一种反对斗争的花招。在 2 月，进步劳工党杂志的社论中令人难以置信的宗派主义声明或许最能概括它的真正含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是进步劳工党及其政治支持者。”群众被诅咒了！

在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学生运动起着先锋作用，经常给工人们带来先进的思想。像进步劳工党一样，向学生宣讲工人，并将其作为一个反对学生攻击统治阶级的俱乐部，这是为了迎合最保守的、非斗争的“理性”学生。不要粉碎标准石油公司的雇主，只有工人-学生联盟才能打败统治阶级。这样的论点在形式上确实是“左”的，但在本质上是“右”的。当学生们为了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而采取行动时，比如在加州的里士满，进步劳工党建议他们不要充当“突击队”，实际上，他们的斗争集中在最落后的工人身上，并选

择了一切如常的工会罢工战略。当工人基于革命性的思想先于学生行动时，如底特律黑人汽车工人，进步劳工党就发现斗争中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并建议学生：“别动！”当学生和工人们结成联合工会时，进步劳工党攻击双方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工人与学生联盟战略的运用，唯一的一致性是对最激进的斗争和最先进的意识，只要他们是（几乎都是）由进步劳工党以外的任何人领导，因为进步劳工党的反动路线很少会使他们来领导斗争。

进步劳工党假装支持的毛泽东的说法，判断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是看他是否和工农结合起来，成为工农的一部分，向工农学习，参加工农的斗争。另一方面，毛还说，学生反帝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一定会蔓延到工农。一方面，以革命工人的身份加入工人队伍，实行群众路线；另一方面，建立最强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这是脱离经济主义影响工人阶级斗争的途径（仅仅是普通工会的要求），也是学生在反帝统一战线上为建立工人阶级领导做出贡献的途径。

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斗争的阶级。因此，学生们将以三种主要方式帮助劳动人民的斗争：首先，作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将把共产主义思想灌输给工人阶级；第二，作为一个团体，学生们将在工人中传播反帝国主义思想；第三，在校园内建立一个强大的反帝运动，包括该运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部分。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将掌握这些真理，并将包括学生在内的所有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当在学生运动中进步劳工党的立场被反对时，它大声疾呼它是红色诱饵的受害者，它是反共产主义的受害者。我们攻击进步劳工党的立场，并且客观地给他们贴上反革命的标签。然而在我们的活动过程中，我们与进步劳工党的许多个人成员进行了合作，我们发现他们是纪律严明和真诚的。我们要求他们既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相信他们能够分辨是非。革命需要他们。我们不会轻率地提出这一建议，也不会将其作为一种将其领导层与成员分离的“好策略”。我们分析的核心是把真

诚的理论和我们都受其影响和打着口号的幌子进行有系统的实际错误区分开来，这些破坏表明进步劳工党的领导层是人民的敌人。【1】

最后我们要讨论的现象是无政府主义。列宁在回顾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时说：“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阶级运动机会主义罪恶的一种惩罚，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果我们把它的发展看作是英国当前斗争的一种现象，并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行评估，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前时期，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它的好处在于它拒绝了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所有类型的人）的错误领导，以及左派和右派的机会主义。它的基本信仰是人民。对学生的健康和诚实来说——他们大多数是社会中至少有一些地位的人的孩子——害怕步父母的后尘。

但是，这种诚实的自发性不能导致持续的革命行动，因为它是无计划的，而反革命却不是。从长远来看，无政府主义的坏处大于好处。首先，无政府主义阻碍了意识形态的连贯发展。有些人对此感到自豪，因为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意味着僵化的教条。但是，尽管无政府主义确实暗示了一种直觉，即某些策略和策略比其他更好，但由于缺乏一致的目标和如何达到目标的观点，积极的批评和总结斗争是有缺陷的。

此外，无政府主义者的“反精英主义”很容易退化为对领导力发展的反对。这是非常严重的，至少有两个原因。在这一点上，发展领导才能是斗争胜利的根本。工人阶级要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同人民站在一起、总结斗争经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完善斗争战术和战略的领导人，既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领导和人民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这一矛盾必须通过人民对领导的监督和批评来解决。它不能被简单的反领导神经症所掩盖；相反，它需要通过群众运动的许多曲折，胜利和挫折，耐心和长期地训练领导人。其次，反领导政策不会真正阻止领导人的产生：它只会保证领导层总是肤浅和不切实际的。没有经过长期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领导人，就没有理论的发展，会使每一场斗争都是临时的，与过去和未来的发展没有关系，无法发现胜利的战略战

术。因此，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有时会引发叛乱，但他们无法实现革命的胜利。

虽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在任何直接斗争的范围内有很高的纪律水平，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不利于纪律组织的形成。休伊·牛顿 (Huey Newton) 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非常中肯：“在这个国家，无政府主义者似乎觉得，如果他们只是单独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往往忽视给他们的限制，不靠领导和纪律，他们就能反对纪律严明的反动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他们就会受到压迫。你不能反对这样一个系统，除非是使用比你所反对的体系结构更严格、更专注的组织来反对它。“我能理解无政府主义者想直接从国家进入无国家，但从历史上看，这是不正确的……”

……我们可以站在学生激进分子一边。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说服他们组织和焊接锋利的刀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受到纪律约束，他们必须至少在哲学上对这个体系进行某种替换。这并不是说这本身就能解放个人。在国家完全不存在之前，个人是不会自由的。我认为——我不想成为多余的人——这不能立即被无政府主义者所取代。

最后，因为从定义上讲，这条路仍然是没有规划的，失败会导致沮丧和消沉，因此一些团体在他们的战术中变得完全不加区分。这是非常严重的，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很明显。这些组织很容易被警察渗透，经常被煽动从事有害的行为。幸运的是，这并没有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现象，而且在它确实存在的很小的范围内，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怀疑。

我们虽然在思想上反对无政府主义，并且认为无政府主义总的来说是不利于革命的，客观上是有利于敌人的，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惊慌。它没有在工人阶级中获得任何基础，所以它的危害被降到最低。即使在学生运动中，大多数活动分子也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他们正在寻找具体的答案，以解决他们所认为的“斗争的长期性”问题。近十年来运动的健康发展，标志着克服错误的能力不断增强，经过斗争，产生了更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更高水平的理论。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发表声明，要求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许多人正在研究毛和他的前辈，并正在应用他们所研究的东西。我们相信，这一趋势必将发展起来，并战胜一切反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运动趋势。

这让我们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制作这本小册子的原因。也许没有必要指出，谈论革命集体，甚至建立革命集体，都不能克服主观和客观的危险。我们自己的历史是值得一提。大约 10 个月前，我们几个人在以下基础上聚在一起：我们是积极分子，读过毛泽东一些作品后，我们普遍认为自己属于这一阵营。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是最近全国群众运动的产物。作为一个群体，我们的理解能力并不高，但我们的决心却很高。我们有意识地强调斗争的积极方面。我们相信，实践证明，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有了革命的精神和胆识，干部就会在斗争中产生，理论就会同实践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分歧，而且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团结起来。但我们已经取得了进步，扩大了我们的斗争，并试图总结我们的经验：你们正在阅读的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个开始。

我们是工人和学生，我们已经稳步成长。我们过去作为一个团体公开存在——这本小册子是我们第一次公开表达。我们的发展来自我们参与的群众斗争，也来自我们帮助发起的少数斗争。我们有一些思想问题，并且已经遭受了一些损失，还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需要克服。主观主义、利己主义、不良工作习惯和工作作风，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们总结自己经验的能力仍然很弱；我们的纪律正在改善，但仍有缺陷。我们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纠正阻碍我们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为人民服务的个人和集

体弱点。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尽管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许多缺点，我们仍然为自己的进步感到鼓舞，我们相信我们的整体发展应该鼓励他人给他人鼓励。

我们要说明的很清楚：我们没有举着横幅说：“跟我们来！”我们想和其他人一起创造一种工具，它不是我们的玩物，也不是任何人的玩物，而是人民的有用工具。如果在交流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表现出任何将自己伪装成权威的倾向，我们会感别人对方迅速的批评。

我们写这些文章是希望它们能激励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推进斗争。我们认为形势是有利的。我们的困难是很多的，但是比我们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困难要少得多。如果我们坚定、自我批评、谦虚——并以人民的需要为基础——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无所畏惧！

尾注

The above represents a summary of our analysis of Progressive Labor Party. For amore com 进步劳工党 ete analysis of 进步劳工党, you may send for our paper, “Left Opportunism - Twin Brother of Revisionism.”

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到人民中去

[此文在 1969 年一月首次刊登于《运动》。]

至少自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曾对来自 SNCC（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白人工人说“去组织你们自己的人民群众”时起，运动便模糊地意识到，它应该与贫穷的白人工人相联系。然而，运动参与者倾向于或者认为，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当代的政治（更）积极分子是学生-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通常是职业家庭。令他们中的多数感到震惊的是，工人阶级，甚至是其中的年青一代对美国社会的状况知之甚少。而这是他们在过去几年所学习的。无论如何，许多激进的学生社群疑虑重重，认为与贫穷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沟通有困难。蓝领工人的落后性质已经进行了许多理论化，而其依据则微不足道。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左翼必须知晓的更多，才能到贫穷的白人工人中做工作。毕竟，他们相信最绿的牧场不会自己跑掉。于是，与其他激进派一起加入 T 训练小组（T-groups）和猎枪协会。这种讽刺是针对左翼倾向的，而非兴趣小组。

大约一年前，我们几个人搬到了一处工人阶级社区，尝试做些事情。现在就衡量这样做的成就为时尚早，从我们有限的经验里也很难总结出什么。我们意识到，当知之甚少时，就总结如此广泛的话题，只会带来很多坏处。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从该领域已有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因此，我们将介绍一些我们关于工人阶级组织方向的经验、观点，以及这对于左翼的意义。

位于伯克利北方十英里的里士满是一座人口 85000 的工业城市。令人惊讶的是，这座城市与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湾区的文化和政治氛围格格不入。当从伯克利或旧金山的游客来到这里时，他们会觉得仿佛置身五十年代。里士满只有一座剧院，只放些适合女孩观看的电影。在周五晚上，青年男女们游览“主城区”，并在 Doggie Diner（译者注：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快餐店）碰面。在这个“文化革命”的年代，除了模糊认同褐色贝雷帽（译者注：美籍墨西哥人的组织，活动主要围绕农场工人、教育改革、反战等）的奇卡诺人（指美籍墨西哥人），和一些在周末时从山里乘车去伯克利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外，当地中学的特点并没有什么变化。

战时的繁荣

里士满和其北方的圣巴勃罗可以看作是在二战时一夜建成的。其港口在当时是西海岸的造船和修船的中心。八万工人曾受雇于里士满的众多船厂和港口。绝大多数的工作数量众多且无需技术。许多工人在不同的船厂连续工作两班，在集体宿舍中睡过第三班后就开始下一天的工作。在当时，随着相关的工业和机械加工厂在当地开业，标普石油也来到了当地。这些工人中的大多数被笼统地称为“旱区难民”，主要来自德克萨斯、阿肯色、俄克拉何马、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因为在家乡失业而来到里士满谋生。这些人散居在洛杉矶、弗雷斯诺、特拉华，以及北加利福尼亚的里士满和圣巴勃罗。现在，这些人及其子女还居住在这里。

当时，里士满的居民群体主要是来自南方的低工资的非熟练工人。这些人最易失业，也最难平衡收支。他们身上集中反映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积极和消极特点：种族主义、爱国主义、男性沙文主义——统治阶级用来误导被统治者的歧路亡羊。此外，他们很少受到谁拥有政权的资产阶级幻觉的影响。他们知道，穷人没有掌握政权，他们所工作的工厂也不是为了他们的生计而从事商业活动。没有几个人不同意“如果是我们这样的穷人，而不是大商人掌管国家，情况会变得更好”。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点，但认为这不现实，直到乔治·华莱士出现，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不畏惧冲突

当地人不畏惧冲突。他们一直这么做。如果他们的敌人手中持枪，他们也会如此，这不需要外人来说服。当然，问题在于，当矛盾激化时，左翼或者某个向乔治·华莱士这样的人能否指明他们的敌人。

我提到的里士满只是白人的里士满：当地有三成居民是黑人，聚居在北里士满的边界附近被铁轨圈起来的“铁三角”。这是一个非法人黑人区。这里是湾区最大、最贫困的黑人聚居地。黑人居民在战争年代搬迁到这里，白人工人同样如此。他们冲着工业界和政府招聘人员许诺的繁荣前景，从南方来到此地。工作稳定的黑人居民，通常能和白人邻居们一样在相同的工作环

境下承担相同技术要求的工作。目前，最贫穷的一些街区取消了隔离制度，当地学校相对来说也取消了隔离制度。

鲍勃·阿瓦基安和哈里·波利特在 1967 年秋天搬到了圣巴勃罗。他们最初茫然无措，只是坚信如果左翼不开始与工人阶级联系，很快就只会剩下嘴炮。哈里找了份工作，鲍勃则积极参与湾区的自由与和平党的活动。在最初几个月里，他们没有做成任何事，但是熟悉了当地环境，认识了一些人。我在十二月的“停止征兵周”结束时搬走了。

我们赞同**参加人民**的观点：要在政治接近人民群众，你得在生活方式上保持一致，面对相同的问题（例如：避免失业），成为人民群众的朋友而非政治活动的组织者。对于那些愿意这么做，不认为自己知晓所有的答案，且愿意向人民学习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些并不困难。事实上，在如此一段时间后，我们开始觉得与原有的运动文化内部特征产生了隔阂。

所以你不必成为超人，但大多数人需要经历些变化——我们也是。但是这种斗争并不新鲜。例如，早年中共派遣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下乡组织农民群众时，这些干部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干部一开口，瞌睡虫来了。”此时应该时刻谨记毛提出的原则：“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到人民中去”。但是应用这些原则来查看美国左翼的经验与态度时，我们发现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却鲜为人知。毛曾经提出过一条简单的标准来评价一个青年人是否是革命者，即，看他是否愿意到人民群众中去。

我们接触的人主要是已婚或单身的青年人。我们会“一起去喝点”（我常这么说），帮助我们认识的人，为他们在法律上的麻烦或与猪（译者注：指警察）的纠纷提供建议。我们会直白的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我们在墙上张贴休伊（译者注：黑豹党创始人）的海报，与当地一些人一起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报复性骚扰，在午夜四处张贴海报（最受欢迎的一张名叫“自由与正义为人人”，上面画着警察侵犯自由和正义）。

我们被迫搬出第一个住处后，找了处更大的地方，那里有不少长期和临时住户。里士满当时有了她第一个“人民文化宫”。在那里，休伊的画像俯瞰着里士满地区最具活力的社会活动。

当人们逐渐认同我们的政治观点之后，他们很快也开始支持休伊和黑豹党的激进的反猪立场，然后“释放休伊”成为口号。这种变化让里士满和圣巴勃罗的猪们非常吃惊和不满。

这段时间里，当地的一些男性和少数女性青年开始帮助我们散发政治传单，或者口头宣传我们的主张。通常，这让猪们紧张不已。这也让我们意识到需要一个“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组织（即帮助因此入狱的青年们出狱，为他们找律师，回避征兵，解决就业和福利问题），以及，帮助人们理解战争、种族主义和猪警察、政客和商人之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幸的东西。

代沟

我们知道有很多关于工人阶级中的代际差异的论述。我们认为这些说法大致无误，却被稍显过度的用于附和关于“文化革命”的一些分析。而实际上，很多青年工人在看到中产阶级的家庭出身的青少年表现出反抗精神时，也可以对后者产生认同感——尤其是当后者能够严肃起来主动反抗警察时，因为他们并不想父辈一样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年长的人通常都需要通过长年的辛苦工作来获得还过得去的生活。不管他们对老板、政府和当地大人物的感受如何，如果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会感到很幸运。对一个工人来说，一份工作对他的自我认同至关重要；除非他特别强烈地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傻逼。而当代的很多年青人对工作的看法，则和他们的黑人同事接近：“奴隶”。年轻工人对黑人与学生的认同感可能有很多成因：黑人朋友，偶然读到的一份地下报纸，一起吸大麻，听灵歌。但是工人们——就像黑人——无法像学生那样应对外力。他们没有学生能做的选择。当他们已经组建了家庭（多数男性在二十岁、女性在十七岁结婚），每天需要为饭钱和账单奔波。从性质上来说，年轻工人与他/她们的父辈面对着相同的问题，而与学生的有所不同。当年轻工人们的不满不断增加，进而形成适合自己的文化与政治观点时，他们的父辈应当尽力倾听。这就是阶级异化会给现有的文化异化添加政治因素的情况。

政治问题

现在我会介绍一些我们将当地社区与政治问题相联系的尝试。这涉及了一些我还没有提及的方面——当问题出现时，尤其是问题与种族主义有关时，如何向更广阔的社区做宣传。这是工人阶级组织策略必需的一部分。从这里介绍的经验出发，我们会提出一些推论：人民群众会如何讨论这些问题，以及左翼——甚至是校园左——该如何参与这样的讨论。

最初，我们尝试在圣巴勃罗的一个经济机会局（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下的社区组织开展工作。这个项目最初由当地的一些大人物、追逐权力的人启动。他们希望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换取微薄但稳定的利润。当地的牧师和一些热心的志愿者曾经想参与这个项目却被拒之门外。我们与这些被拒的人一起工作，并散发了一些传单来揭露这个项目的“无为”政策。而他们则从房东和当地警察那里拿到了我们的信息，然后在传单里把我们描述成“赤色分子”进行迫害。（虽然我们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者的身份，但是“赤色分子”的标签通常不会帮助我们与群众展开谈话。）

我们当时的行动显然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因此没人真的在乎针对我们而散发的传单。尽管人民群众暂时获胜了。然而，我们当时找不到方法来从官僚主义手中把这个项目改造成名副其实的社区工会。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的社区活动要有任何实际的价值，我们就不得不用激进的观点看待问题。这意味着激进的领导和政策，无论事情一开始有多小。这种努力才能吸引参与者，而这些参与者将与我们一同工作。

工会工作

稍后，我们按这个原则开展工会工作。工会领导人显然不会想把名下的组织改造成革命组织，而我们也不能指望一开始就在各种政治问题上得到多数工人的支持。但是只要采取合适的行动，我们可以通过哪怕是类似“和平与自由党”这样的组织，来接触愿意了解和倾听的工人，并将此作为一个独立的运动。

我们参与的下一个活动是一次工会罢工。在“本地机械师（Machinists Local 824）”的工作合同到期后，我在瑞美的一处工厂找了份工作，干了几周。这里的工资很低，面对由此带来的不满，工厂方面和其他地方一样小器；工人们当时准备好了通过罢工来改善处境。对此，老工人比年轻的同事们更焦虑。同样的现象，我在另一处工厂参加罢工时也见到了。老工人已经在这工作多年，未来还计划接着在这干。在合同到期日的前一周，工人们开始相互传话说，所有人要拒绝加班，以便让工厂在预定罢工期间断货。当时，有个年轻工人为了家庭而不得已选择加班，一个老工人说：“哈，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结果还是自己倒霉。”他们开始罢工后坚持了六周。

之后有另一个之前的学生加入我们，主要参与研究工作。他来写，我们印。其中一份传单是这样的：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会议的图片上，有一个人的头像上打着圈，“这人是谁？”。这人是 R.W.道林，控股瑞美。这份传单里罗列了道林和瑞美在世界各地的巨额投资及其利润，以及和查尔斯·恩格尔哈特的合作关系。后者是被称为现实生活里的“金手指”，通过管理“维特沃斯兰德本土劳工协会”来让南非后进地区的黑人在矿井和工厂里以极低的工资卖命。这个传单的主题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人人耳熟能详。当外地人来这里加入纠察任务时，可以拿到这样的传单。

公司决定动用卡车。郡警察列队开道，管理层亲自驾车，满车的打手殴打流水线边抵抗的工人。最后，七个工人被捕，其中有四个是黑人。作为反击，工会成员晚上来用铁链锁了工厂大门。

瑞美工厂毗邻贫民区。在工厂对峙的同一天，贫民区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因为被怀疑待在被偷的车里而被射杀。黑人社区因此开始自发游街。这引来了国民警卫队，随后的骚动里许多商店被洗劫，当地最大的家具商店被烧成平地。最后，士兵们肩并肩地包围了贫民区，刺刀冲里实施宵禁。

联系群众的问题

在我们的另一个传单里，内容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画有瑞美工厂，讲述工会成员们在地址警察的进击。另一部分，则是持散弹枪的警察在街道墙角射击的照片。我们在市议会前召集了一次集会，提出两组要求：1) 要求市议会通过条例禁止任何破坏罢工的行为，禁止使用钉头锤，不起诉机械厂的工人，开除殴打工人的警察；以及 2) 下令撤走占据贫民区的五百名警察，释放因暴动被捕的黑人，立法将向逃跑的嫌疑人开枪的做法设为非法，并将枪击黑人少年的事件定性为谋杀。

我们沿着纠察线、去其他工厂和商业中心散发传单。我们借此发起了一些热烈的讨论，但是包括瑞美工厂在内的白人工人对这些事情的反映不好。虽然白人工人不欢迎警察介入自己的生活或者罢工斗争，但是他们却支持警察进驻黑人社区。好在，当最初的激动情绪平息后，我们可以和白人工人达成一些共识：白人警察歧视黑人，黑人或许应该有权自己维护治安。

要使白人工人直面种族主义的问题，需要耐心工作。黑人权利运动里的激进言辞是面向黑人的；我们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将这些问题以及需求转达给白人。我们觉得，在尝试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上，我们做对了。

参加这次集会的，有我们的一些黑人朋友和来自和平与自由党的旧识，也有一些新面孔。而市议会在参加集会的黑人团体和自由派的压力下通过了一项决议：警察只能在自卫时开枪射击。

揭露真正的敌人

集会之后的一周里，里士满的商人们组织起宣传攻势来试图撤消这项决议。在之后的一次市议会上，两千人出席来“保卫警察”，而其中的商人代表则是发言最多和最体现种族主义的群体。结果，之前的决议被撤消了。而黑人社区的应对则是发起黑人抵制活动。对此，我们发行了一份传单来向白人解释：像商人那样的种族主义的做法，实则是商人、地主和工厂主们在试图从贫民区居民身上——必要的时候在枪口掩护下——获利；以及，这样的利润环境不可能持久，白人支持黑人获得公正的待遇也是在保护自己。我们在商店区散发传单时得到了和平与自由党的支持，这进一步引发了更多的关

注，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组织和黑豹党的合作关系。和平与自由党是里士满当地的一个小组织，其成员常年坚持在像“黑人少年枪击事件”这样的问题上为黑人社区提供帮助，而非满眼只有选举政治。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认同该组织的做法并与其合作，但同时也从白人工人阶级的角度制作和散发传单。

最近，我们与和平与自由党以及黑豹党一起参与了社区控制警察的运动。这与伯克利和奥克兰的一些活动不谋而合，都主张建立专管黑人社区的警察局，以及在白人和黑人社区实现警察局的社区化和民主化管理。如果有来自黑人社区的足够的支持，这个活动可以变得有影响力。而我们则尽力支持这一活动，并且在活动中与白人讨论黑人解放的问题。

为何选择种族主义

我们在当地社区的宣传活动大多涉及种族主义。这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接近人们的最佳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如果不能尽快地帮助白人和黑人沟通，那么随着黑人解放斗争变得激烈，大部分白人会做出负面的反应。

尽管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众基础，仍然可以通过持续的工作来为白人社区的居民增加政治理解。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事情按我们制定的时间表发展；即便能做出这样一份时间表，种族主义也必然会包括在内。我们必然要设法在白人社区争取尽可能多的激进基础，以支持黑人提出的革命性分析和方案，并且设法让大众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正如左翼需要找到办法让美国人民在越南人民实现革命变革上保持中立那样。只有这样做，才能帮助各族劳动者摆脱压迫者。

人民胜利的原因在于，越南战争既有损于美国人民的利益，也有损于越南人民的利益。我们受到共同的敌人的压迫。同样地，针对黑人社区的暴力活动也有损于白人工人，而制止这种活动与退出越战同样紧急。

组织群众的方式和方法应当始终从属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策略。否则，我们可能会逐渐变为改良主义或谄媚选民的民粹主义。

我们关于选举的传单取得了意外的结果。传单的标题是：“警告！这些人极端危险！”，标题下是尼克松，汉弗莱，华莱士的头像。传单上对汉弗莱的评论包括：**赫伯特·霍雷肖·汉弗莱**，又名“脆蛋”，又名“傻子”。

在五十个州进行诈骗、偷税、武装抢劫和谋杀。汉弗莱是犯罪机器“民主党”的领导者，并在上一年以“**税收**”骗局盗取了一千亿美元。犯罪所得的大部分用于购买危险武器，如坦克、炸弹、导弹等。其中的多数已用于在越南的非法活动——杀死三万美国人和五十万越南人。“民主党”表面上以各种手段从工人和小业主中获取选票，实则仰赖大人物提供的资金。作为回报，汉弗莱机器向美国各地派遣了六万美国人与同胞战斗和保护这些“朋友”的财产。汉弗莱的一系列政策摧毁了美国经济，使大企业获益，而广大纳税人的**家庭债务**（包括：家具、家用汽车、抵押品等）**在过去八年里增加了 1550 亿美元**。汉弗莱本人则得到了接近 100 亿美元，同时也打击了其竞争对手，“共和党”。

传单的背面则鼓动读者抵制选举。背面的标题是：“**何必为邪恶投票**”，详细内容包括：

没有这些眼里只有钱的候选人就好了（原文为：NONE OF THE THESE MAJOR CANDIDATES IS ANY GOOD）——这点众所周知。无论他们在竞选活动里做了多少许诺，无论多少次他们说他们是为选民服务的，金融大亨们总找到办法花钱收买各自眼中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并且总是报着共同的欲望：借此从美国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血汗、泪水和税金里赚钱。

以及，

只有一个方法能改善现状：所有的工人和小业主——即美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合作掌握管理自己的权利，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免于掌管国家的商业暴君们的摧残。

选举前夕，我们开始在工厂和商业区散发这个传单。这次，我们有意包括了我曾经工作过的三处工厂。这些地方的工人里我认识很多人，我们的一些朋友也在这里工作。相对来说，这些地方的工人更能接受我们的宣传。

很多人，包括华莱士的支持者，都很支持传单里的观点。他们很吃惊的发现居然有人会这么直白的说出了他们所感受到的事实：美国的政治，政治机制与政客令人恶心，因为他们从不把选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很多人比我们更清楚，大企业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扼杀公众的各种方式。

很多人在种族主义和一些问题上不太敏感，劳动人民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他们的客观状况，例如：生活变的越来越艰难；物价在增加，工资跟不上，税收没减少。无法控制物价，于是人们作为纳税人只能选择质问：增税是否必要；向谁征税；税收用在哪里。

税收的主要部分，自然是用在帝国主义方面，例如：军事机器、对外援助、战争、航空。所有的花费都以冷战为借口，实则只为最强大的公司提供利润。而这些公司里真正的受益人只有一小撮人，也正是这些人在资助总统候选人和实际上控制着政治机器。

有个历史共同点需要铭记：让学生和知识分子产生激进的思想的原因是现实问题与道德顾虑的冲突，而对工人阶级的人民来说，他们在社会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劳动所得却由它人支配。因此，工人阶级激进的基础是反资本主义。

我们也知道，在大规模发生这种情况之前，工人阶级的状况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而要实现这种可能，我们必须为此奠定政治基础。左翼必须意识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与随之而来的当代民族解放斗争，虽然这些

危机还没有显现，但是会使人们对“公司自由主义”的信心更快丧失。这一趋势在上一次的选举和华莱士的崛起中得到了显现。工人群体会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或者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借民粹主义的掩护坐大。这两种倾向都存在，如果我们将工人阶级的多数划到后者的范围里，这将会是我们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学生的角色

学生背景的人大量进入工人社区还尚需时日。这是可以预料的。我们更关心的是左翼的方向和目前的成分下所能做的。

左翼必须分析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并且需要从工人群体、阶级权力及其对国策的影响的角度出发。因为人民群众目前正需要这样的分析。这意味着要揭示和解释越战等国策的形成机制，以及谁从中受益。这也意味着进行讨论，得出资本主义不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结论。此外，我们也需要说服人民群众我们自己是在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这首先需要左翼开始帮助工人群体解答疑惑，看清楚他/她们是怎样被糟践的。

我们可以在关于具体问题发动宣传攻势的过程中融入这样的分析。这些问题可以包括：工厂和矿井的安全立法；关于（将在今年通过的）禁止工会和冻结工资的立法项目；尼克松的为增加失业率服务的财政政策；联邦、州和地方的税收措施。最基本的问题是**税收**，因为钱的流最清楚地说明了谁亏谁赚。而在攻击税收问题时，应当以和帝国主义密切相关的话题为目标，例如：军费、对外援助。

面向人民的服务中心

实施这项计划的组织载体可能会在现存的激进学生群体中形成，甚至是仅仅为了选举政治而存在的各类组织中形成。对于因支持黑人解放和反战的形象被公众熟知的组织（如加利福尼亚和平与自由党）来说，这样做也是有益的。

学生运动也与这类项目产生联系。学生们认识到，大学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服务的机构。他们应该认为，自己的学术工作、政治参与应该只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反过来疏远这个过程。事实上，目前进行中的校园斗争的目标是迫使大学来为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服务。这个角度本身非常正面，当左翼开始就与白人工人阶级有关的话题开展工作时，也可以将其包括进来。

可以就华盛顿的决策机制、税收政策等背后的因素开展研究。也可以由学生来决定校园课程的内容或者大学政策，用来应对诸如税收、警察机构的社区化管理、租金限制等同时影响到工人团体和学生的问题。

当前的校园运动急需这样的观点来改变校园运动里常见的死循环：起初是伴随着运动形成感觉的一次成功行动；大量的学生被吸引；自由派夺走了大多数学生，而更激进的学生变得气馁，对任何计划的政治效果感到绝望。随着镇压的加剧，这些低落情绪将更大的影响。只要校园中的政治领导能够将这段时间的情绪转化为行动，这种情况就会持续下去，但是无法提供与社会其他方面相关的长远观点，使最终的胜利仅仅是看起来可能。

远景

现在我会回到原本的话题上，关于工人阶级社区工作的话题做总结。我在这里大量讨论了左翼如何与工人团体联系起来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里士满和其他地方开展的工作并非“社区工作者完成日常任务”，而是与整个运动的意识形态、战略、阶级取向息息相关。

激进的工人阶级组织会以各种形态出现，其与运动的关系也会千差万别。目前，人们已经学到了如何在社区中开展工作，更多地是在社区工作中的禁忌；但是似乎还没有人找到切实可行的具体的组织形式。工会内部的激进核心小组取得了一些成功。在里士满，我们在试图建立一个积极采取行动的社区组织。这个组织将由工厂工人、待业者、本地学生组成，以公开的激

进政治观点和态度为基础，有着明确的工人阶级定位，并以“为人民群众服务”（帮助人们解决日常问题）和帮助我们的人们理解政治问题作为并行的工作目标。

我们认为报纸是一个有效的工具。这张报纸载有政论文章，提供涉及人民权利的信息，外加一些体育和日常新闻等等。这份报纸会明确地声明与上述组织的关系，提供接触渠道，并帮助该组织树立政治形象。我们参与的一些运动，例如：警察机构管理的社区化、支持罢工等，在当地激进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带领下将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夜间突击张贴海报和其他兼具趣味的政治活动，也会帮助培养斗争精神和同志关系。

我们甚至有有可能最终获胜，如果能谨记毛同志的话：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